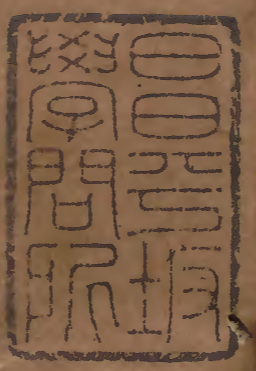


朱子書節要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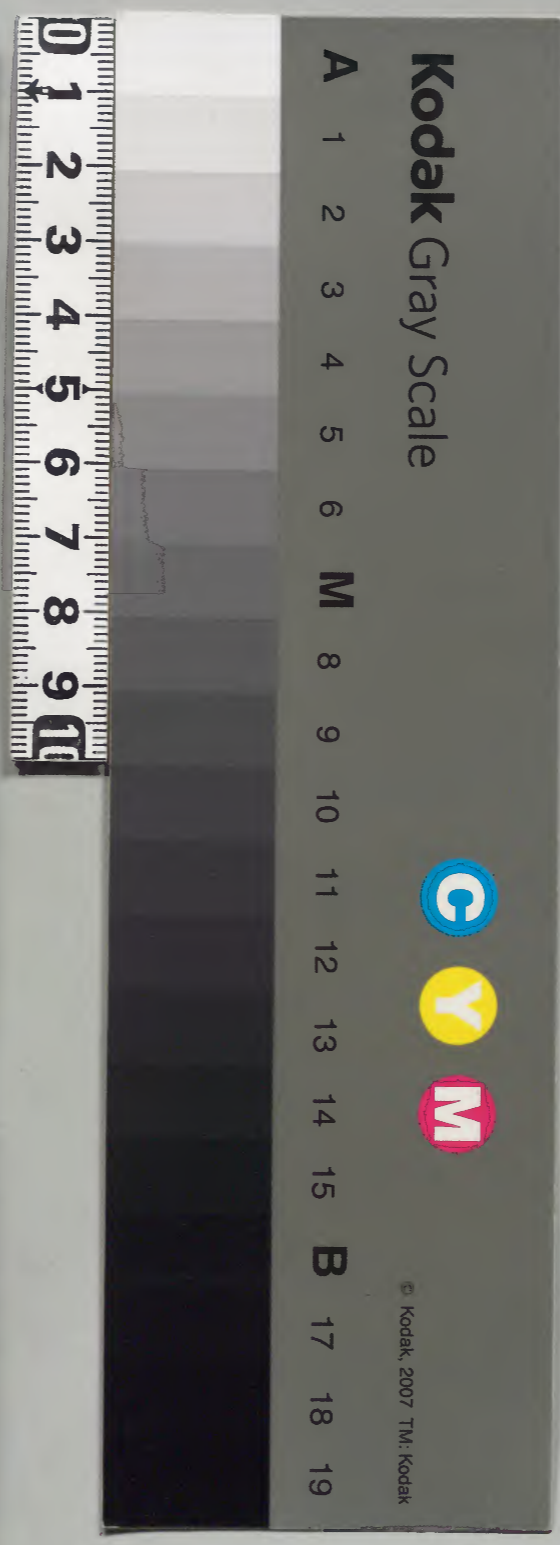
東京圖書館			
二〇	九	四	別
冊	號	架	函
			漢書門
			儒家類

漢書門			
二〇	四	五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六	二〇	二	漢
函	冊	架	書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8
冊數	20 (10)
函號	298 279

不許帶出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諸子目錄

知

舊門人問答
庫

蔡季通

名元定建陽人登西山絕頂忍飢啖藜節
事朱子朱子顧曰吾老友也坐偽黨謫道
州李謚文節

○見言行錄

方伯謨

名士繇號遠庵莆田人寓居建安朱
子稱其詩溫潤可觀○公又善隸書

梁文叔

名球邵武人所輯有朱
子語錄澹臺石刻考證

吳茂實

實紀名英邵武人紹興
進士有論語問答畧

任伯起

宋史名希夷邵武人以進士位簽樞實紀
朱子稱其開濟士也然彌遠柄國頗拱默
謚宣獻○

伯雨之後

江德功

名默崇安人進士建寧縣令著國朝綱集
易訓解四書訓詁○卽少微通鑑序所謂
建寧公也

建寧公也

游誠之 姓原珠璣謂公南軒高弟也嘗論無極太

極聞者服其簡又工詩如閑處謾憂當世

吳伯起 實紀有吳振者疑是伯起但未敢

歐陽慶 似西運管朱子嘗令三子師之

嚴居厚 名士敦先生詩集多與之酬

李深卿 名沐先生與林擇之書辯論深卿禪學之

非三復丁寧深卿終不悟疑深卿是古由

胡寬夫

吳德夫 名獵號畏齋潭州醴陵人第進士官至四

軒又得親炙湖湘

正學公實表率之

楊子直 見二卷

廖子晦 名德明號槎溪南劍順昌人少學釋得龜

郎官朱子稱其學有根據

有槎溪集錄癸巳後問答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

知舊門人問答

答蔡季通 元定

取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
 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徒
 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恥悔過之言非不切至
 而前白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
 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
 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前白之書書
 恐當作事
 云云 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

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
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
偶然則亦但不能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
以為道心而欲據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
夜氣而其取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
氣為主也雖言養氣而其取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
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
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

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熹亦欲適寒泉矣謹令
請左右告便令人學勿令遊嬉廢業為幸太兒不免

令讀時文然觀近年一種淺切文字殊不佳須尋得
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為佳雖不入時
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決
不專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
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畧看論粹前後集
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為俚俗而不觀安知今
日乃作此曲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
更令溫繹為佳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
篇令寫出反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與
兼善斟酌度其緩急而授之也此兒作文更無向背

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樣數段更看不得可恠望與
鐫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詩無益更量其材而誘
乏為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竟能少進否可慮
錢物已令携去一千足米俟到后山遣致或彼價廉
即寄錢去煩為采也足子遇切足其不足也
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
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二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
而暴秋陽也

持養之功想日有味要之以久則克伐怨欲之私自
當退聽矣伯諫前日過宿其家來書示之渠甚歎服

精進但公濟孤立甚可念恨無力能挽回耳

今日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
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
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
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前日之歎蓋見近日朋友談說紛然而躬行不力以
至言談舉止之間猶未有以異於衆人是以憂之承
問之及豈亦致疑於此耶鄙意與伯諫深欲季通一
來稍霽便望命駕有合商量事甚多非書札所能辨
也

按今館
本註當
作詆

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傷不自勝然指其舊學之
非非委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辨朋友正當如此
衰懶不振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子細亦恨賢
者不在此共評訂耳熹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
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昏憤如此殊可懼安得即
面言之佇俟來音且夕別遣人奉候
磬制乃賢者立論之失豈可推范蜀公蜀公若道李
通許多說者處都不推我只這一事錯了便相執端
則將何詞以對耶如此護前恐為心術之害不但一
事之失也端音替
極困也

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渠西銘袁機仲亦
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嘗記共甫說往時有士大夫坐
乞毀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一聯云
出幽谷而遷喬木朕姑示於寬恩以鷓鴣而笑鳳凰
爾無沈於迷識此輩今亦可并按也一笑并按用孔
融嘲曹操

作肅取求熹與其人本不相熟今才一見耳固不容
便作書亦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
恐平日所講果為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
望其守死善道難矣

公濟不長進只管來討書若有相識自不須說若無如何寫得不知它許多禪寄放甚處臨此等小小利害便如此手足皆露也不知今已行未如未行煩致意不成臘月二十日亦問人討書去見閻家老子也夏口武昌一帶形勢既聞命矣涉重湖窺衡湘歷襄漢下吳會方羊而歸所得當益富屈指計歸程與得傾竦以聽劇談也今年病雖不重而氣體極衰至於昨日遂至無力說話朋友遠來相守又不欲甚孤其意勉強應接常慮相見之日不復更能長久季通倦游亦望早歸相與切磋以盡餘年寔取願望

伯諫來此已兩三日初欲來日歸因與商量約左右一來相聚今專遣此人相挽渠亦遣人歸戒徒御少緩一兩日來矣千萬即命駕其所論極不爭多孤城悉拔合軍并力一鼓可克也

四象之數前日間推只自二畫未成之時已具此數蓋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不待揲著而後有也揲著歸奇之數耳近見論者專以過揲之數斷七八九六之說至於歸奇之數尚不能明况能及此乎嘗為之說曰四

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揲者其孫也此論似不可易又四象之次自十倒數盡八而得太陰之四以上皆然又屈五指而計之一與九同二與八同三與七同四與六同此亦自然不言之妙真是可笑不由人安排也大廣益會投也四象之畫二奇為太陽二偶為太陰之類六七八九之祖答郭冲晦書以河圖洛書為四象之祖與此小不同四象之類次太陽居三含九之類修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慮姑直任之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不下即修行轉無力矣區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隨事驅遣瞑目

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屬自己界分矣

西山之約一何拒客之深耶俟武夷歸別當奉扣然臨風引領以已聞采薇之歌矣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滄海方始收拾得上此論甚當不敢不以告也元吉尚未行何耶渠來此未嘗不忠告之但渠自不耐煩而憤然訣去豈長者之絕子乎季通似亦不須枉費心力宋元憲公牢籠之事吾所不能而聖人亦已固有顯比之訓矣若必人人贈言以悅之豈不勞哉宋元憲公庠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

元本作
悵惘唐

朱子書節要十

六

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云云熹連日讀參同頗有趣
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但恨前此不得面扣耳平日
相聚未知其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悵悵一作
悵悵千周
萬遍參同契云千周萬遍神告
心悟以下季通論後書也
衆至之患賢者取未免乃以散遣諸生見教何耶此
亦任其去來若有患難雖杜門齟舌亦未必可免也
齟音察

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
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
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沈于下而月圓于上也

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取謂舉水以滅火金來
歸性初之類是也眼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
耳自從別後此等事更無商量處劇令人憤憤今此
病中又百事不敢思量未知異時賢者之歸得復相
見論此否耳舉水以滅火金來
歸性初參同契語
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
心休養才方緝動册子便覺前人闕畧病敗欲以告
入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
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
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

答方伯謨

齊王見牛兩段當未發見時便合涵養惟其平日有涵養之功是以發見著明而擴充遠大也若必俟其發見然後保夫未發之理則是未發之時漠然忘之及其發然後助之長也
取論聖賢立言之意亦中淺陋之失蓋當時欲矯其顧慮遲疑之弊不自覺其過而生病耳頃嘗語伯恭此是吾二人氣質之偏當各加矯革古人韋弦之戒殆正為此設也
熹自春涉夏多病多故奔走出入不得少休近屏杯

杓病才少愈惟是事端無窮未有寧息之期又迫朝命有託故稽留令憲府覺察指揮勢或當一出前憂後愧未知取以為計也甚欲一與伯謨相見不知能乘隙一見適否擇之來此已兩月秋間方歸日間時有講論然苦人事斷續不得專一若伯謨能一來為旬日款殊慰取望也

與方伯謨

見元興及小兒皆說伯謨頗覺衰悴何為如此今想已彊健矣更宜節適自愛但彊其志則氣自隨之些小外邪不能為害也趙幹之喻荷其不彼冒此巖險

尤見所存異於流俗之意但憂畏之餘多所謝絕固不容獨破戒幸為道此區區多謝其意可也異時未死之間禁網稍寬則或尚可勉強也

答梁文叔

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須實下功夫只說得不濟事也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

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一節功夫又

只引成龍顏淵公明儀二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可以呈幾道也

雜學辨云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蓋精是陰氣如耳目之聰明乃陰精之所為故謂之魄或欲於魄中求魂魄中求魄琢竊謂氣在人之一身陽即為魂陰則為魄嗑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魂魄之

所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魂中求魄魄中求魂也

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嗟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固如來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耶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但述此意體魄歸于地先生云體魄自是兩物不知如何分別以目之明言之則目之輪一成而不可變者體也睛中之明而能照鑑萬象者魄也魄既降則目之輪雖存而其精光則無矣以耳之聰求之未透

蓋耳但見其竅而不見其他故也

取論目之體魄得之耳則竅即體也何暇他求也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

過又要得消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若去其短集其長自不害為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答任伯起

希夷。伯雨曾孫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

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取喻已業荒廢此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日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喜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歿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

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答江德功

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
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
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
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
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
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
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取不顧也蓋其心

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在
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
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
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
之士心術隱微之太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
大學諸說亦放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心
會理故必以格物為心接手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
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為身而不為家以
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反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
心之一出而交乎事物之間也至於分別君相諸侯

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似有獨善自私自之意而無公
物我合內外之心此蓋釋氏之學為主於中而外欲
強為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
意思終有間隔礙阻不浹洽處若欲真見聖賢本意
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
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
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
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
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

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之說破也夫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
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
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
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
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
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
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
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
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

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
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
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
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
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
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
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持出於聞聲
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且考
之他書格字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
亦無訓接者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
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
言必不如是之差殊踈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謂
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

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
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
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即釋氏滅天理
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修則雖至於
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
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功其間好處亦多但
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
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
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

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
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
量庶幾稍存沉浸醲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
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
功已功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
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為之也絕學捐書是
病倦後看文字不得正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
且爾休息耳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
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鄉里朋友清素

朴實刻意讀書無世間種種病痛未有如德功者所
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補萬分者亦荷德功
不鄙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譏誚排斥
無所不至而下問之意愈勤不懈此在他人亦豈能
及然自頃至今為日愈久而所執愈堅所見愈僻孜孜
孜孜日夜窮忙不暇平心和氣參合彼已異同之
說反覆論難以求至當之歸而專徇己意競出新奇
以求已說之勝以至於展轉支離日益乖張而不悟
不知用心錯誤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曉但竊歎恨
而已熹之鄙意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

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
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
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
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說話須自見得
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說亦
請先罷穿鑿已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
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子細較量考其是
非痛加辯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
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

骨董猶混雜也

答游誠之

示喻讀書玩理次第甚慰所懷但嚴立功程寬著意
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所論日用功
夫尤見其為已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
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掘
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忘焉則自然
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
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
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
必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
得失自可見矣

必有知覺必當作心

必致唐
本作心

所喻從前馳騫之過此非明者不能自知其善然既
自知之則亦自改之而已它人不得而與也窮理涵養
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
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
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謂心體之
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
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舍則亡於是乎有下
不善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
特係於人之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
操舍如何耳

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
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
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
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答吳伯起

詳見下答
廖子晦書

成都之諾乃爾輕發可恠然亦在我者有以致之但
當自省不當責人也渠近辟翰仲不下次第愈縮手
矣趙總鄉頃得書甚相念不知所許竟如何然吾之
所謂義者無窮而彼之具析體究對移者有盡但十
二時中常切照管勿令有滲漏處則彼之來者不足

問矣令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為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成都汪應辰趙汝愚皆知且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衰懦之餘警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便為究竟頑韻會

答歐陽慶似光祖

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為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為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實言浮於行而終不

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無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否

答嚴居厚十數

示喻進學加功處甚善觸事未能不為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它岐不可欲速但常存此心勿令間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別紙喻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自難明且當虚心平氣及復諷誦又當有味今

以迫坊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焚之雖欲彊爲之說終非吾心所安安擊支離愈叛於道矣

答李深卿

昨擇之持示別緘教告甚悉時亦不暇奉報然因其行嘗口附區區不知高明以爲然否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爲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爲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顧嘗著力研究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

藏唐本
作紙

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按而況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抹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執不侔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

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問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為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為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而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為可也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為過但其間却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矣因

書蓋嘗箴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自是非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錮之弊是以因來喻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為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

守而告之
守未詳

答胡寬夫

示喻疑義數條足見別後進學之篤甚慰甚慰大槩如此看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

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
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自力更
勿與人辯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它不得
况廢却自家合做底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場閉口
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主一之功學者用力切要
處承於此留意甚善但其它推說似太汗漫多病痛
以喜觀之似不必如此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
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
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
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
一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着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及

後不_差後且盡日玩味明白却看後段日用凡事此
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各妄想此
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
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試更思之大概學
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已脚跟却不點地正所
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且就日課
中逐些理會慙實踐履方有意味千萬千萬後生輩
誦書亦如吾人講學只是量力不要貪多仍須反覆
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書會論文會謂
聚會讀書之處

答吳德夫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喜意不欲如此坐談

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夫入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以天理而實入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

答楊子直方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

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得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

史唐本
作史

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叔京來書
尚執前說而來喻之云亦似未見內外無間之實故
為此說并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京者亦并寫呈幸
詳思之却以見告也陸棠楊龜山女婿為學似持敬後從賊范汝為事見語類
來書譙責不少置不記前書云何何所得罪一味皇
恐而已但來書既云譙責諄切其後又謂不教而棄
之殊不可曉如前書尚在望令小吏錄以見寄當一
一供答以聽裁處熹却自覺尚且耐煩不至如老兄
激發怨對之深也平時與老兄講論常是不會合殺
只被中間一句不合尊意便蒙見怒更不暇復論前

語之是非而一向且爭閑氣所以老兄見教之羨意
與區區獻疑之誠懇皆不見其有益而反積為後日
無窮之怨隙所謂忠告善道不可則止者豈若是乎
世衰道喪吾黨日孤見自無事不要似此尋事廝炒
使旁觀指自益為道學之病乃是助彼自攻古人所
謂將鬪而自斷一手以求必勝者也願老兄自今或
有異同之論且耐煩息怒而極論理之是非則理且
益明氣日益和雖使十友極其紛拏亦自無忿懣之
撓矣老兄見責不能受人盡言而前後怨忿詞至於
如此請出兩家之書付之識者使其審訂則誰為不能

受言者必存在矣玉肅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此不
繫矩之過也願更思之下交淺劣不勝至望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為大病然於語言中爭
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
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
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閑中却覺有進步
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欲煩為作小楷四箴百十字今納界行去暇日得為
揮染甚幸此箴舊見只是平常說話近所覺其旨意
之精密真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者故欲揭

之座隅使不失墜云耳時節不是當字學亦絕故又
欲得妙札時以寓目以祛病思幸勿靳也
熹病日覺沉重而醫者咸以為可治但服藥殊不見
効亦付之無可奈何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不知近
日更得何異書便中望見告此却亦讀得舊書但鍛
鍊得愈純熟亦頗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此間新定
參同契會寄去否如未有可喻及當續致也此書理
會它下手處不得但愛其文古雅因校此本買續還
珠甚可笑也

此庚申閏二月二十七日
書去歲莫十二日

答廖子晦 德明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
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
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
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
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
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
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
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曰
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

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
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
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
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
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
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
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
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
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

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會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會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

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

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

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
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
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
此耳不得以永瀝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
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
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
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
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
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
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濯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

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
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
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
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
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
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
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
容矣是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
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
今乃以一片太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

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大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

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輕犯世禍非欲如此顧恐邂逅蹉跌亦非所能避耳要之惟是不出可以無事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才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劉家大哥聞甚知好學皆教導之力感不可言此衰拙之任而老兄當之其效又如此為幸甚矣

所論易傳無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為莊敬持養此心既存

設也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
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
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
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以此亦是不合正理既
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
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
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即此而
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
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故近自之弊無不
流於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

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紙具去職事
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
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淡
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
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
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
與自家這裏不相于突兀聲牙無用地可安頓此病
不可不知也

說大人之義喜嘗說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
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

其魏魏歿者而已如蘇秦嫂所謂見季子位高金多
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魏魏歿而不失夫畏太
人之心則是乃真能畏大人者矣

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
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即念慮之萌無不知
覺未能如此即處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

私而施克復之功也處唐本

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
正要此處呈驗若看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
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

閣唐本
作閣

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
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
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閣中不快亦無可奈何
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它
廝崖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它若到任滿
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它許多威風都無便處矣豈
不快哉東坡五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
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
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
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

朱子書節要

三十一

奇哉願子晦勉旃毋為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
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
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它邑主簿却不肯
行而百方求免熹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
指使即逐日執杖于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
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者長壯丁
亦不妨與它去做况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
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在陪
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
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
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
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
亦皆無所施矣

唐臣問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
屋中禦寇東面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
前後驅逐不暇蓋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
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
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
入自然無事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

在唐本
作是

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爲善去思慮患其紛亂則
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
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
若欲免此唯在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
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心
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它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
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
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
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意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
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此二條一

以實爲主一以虛爲主而皆收入近思錄詳此二條
之意各有所在不可併作一意看未知是否德明答
云有主則實有主則虛虛實二說雖不同然意自相
通皆謂以敬爲主也敬則其心操存而不亂虛靜而
能照操存不亂外患自不能入虛靜而能照外物自
不能于無有三事程子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敬則自
虛靜又曰敬勝百邪意亦可見唐臣問云云程子答云
且問而唐臣質之于
晦主一之意意
近思錄作義
子晦之說甚善但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
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

朱子書節要
三十一
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

德明向者侍坐嘗問降衷之性具有五典之彝既已知之而行之或有未至只是爲私欲所撓耳其要在聖教先生賜教云一分私欲便有一分見不盡時道中疾陳所見以及無極太極動靜陰陽五氣五性與夫萬事善惡之出因言大端人倫似只如此不審如何著工夫方見得盡先生云據說亦只是如此無可思索此乃雖欲從之未由也已處只要時時常讀書令常在目前久之自然見得某佩服至訓因敢失墜茲者辱書又蒙誨以離群索居之際自能提撕不廢

講習體驗之功則與同堂合席朝夕講磨無以異矣某執書二復不勝感發生我者父也教我者夫子也俛焉孳孳斃而後已因念顏子鑽仰堅高云云

所論顏子之嘆大槩得之然亦覺有太煩雜處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是政使思

索勞苦說得相似亦恐隨手消散不為吾有況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己為一耶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自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邪近時朋友漫說為學然讀書尚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尚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學之利而徒取廢銅之禍者甚可嘆也來喻蓋已得此大意然持之以久全在日用工夫勿

令間斷久當自有真實見處也

陳君全未有用心處相見殊未有益近時後生多只如此難可以向上事期望之只如老蘇但為學做此小語言文字直將聖賢之言兀然端坐終日讀了七八年今人說要學道乃不曾略拚得旬月工夫讀一卷書不曾成行記得如此而望有成吁亦難矣如有所立卓爾只是見得比之舊時愈見親切不似鄉來無捉摸處但亦未有道理便得入於其間據為己物耳今此謂在顏子心自之間則是先來所見者不在顏子心自之間又以為方是實見則前此非是

實見矣。恐不然也。大抵此等處。吾輩既未到彼地位。臆度而言。只可大槩實說。却於其中反覆涵泳。認取它做工夫處。做自己分上工夫。久之。自當心融神會。默與契合。若只似此直以今日所見附會穿鑿。只要說得成就。正使全無一字之差。亦未有益。況以近觀遠。以小觀大。又自不能無所失乎。

曾點實未做得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為至極。而無以加也。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

顏子為師。庶幾足自俱到。無所欠闕。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謂此也。

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鑄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

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
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却
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
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在費日力耶論孟之
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
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
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
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
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
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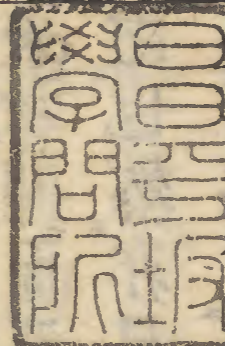
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
見其出於天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
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
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
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
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
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漸
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提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
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喻又疑考異中說韓
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

各有二種功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
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
守耳非病其不會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
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喻之詳
終亦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專千萬詳
看此說子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
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
易放過也安鄉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
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
爲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大

顛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僞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
計其爲人山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
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
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
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闕處如
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
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
深體之也坡公海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
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
亦足令人慨然也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

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
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鑽高仰堅恐
當作仰高鑽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山', '道', '公', '夫', '不', '自', '自', '自']

